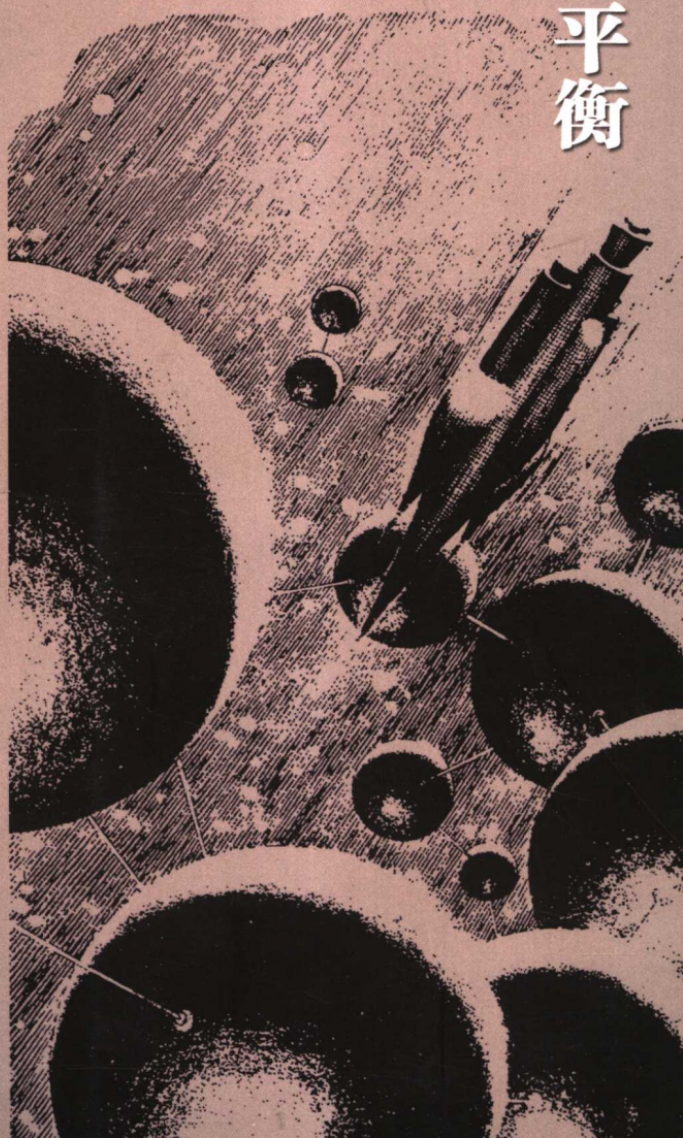


卷三
生死平衡

王晋康

科幻小说精选



科幻世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
幻
小
说
精
选

王晋康

ISBN 7-5364-5671-9

套价：96.00元

ISBN 7-5364-5671-9



9 787536 456716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晋康科幻小说精选 / 王晋康 著.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12

ISBN 7-5364-5671-9

I. 王… II. ①王… III. 科学幻想-普及读物 IV. N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3125 号

王晋康科幻小说精选

著 者	王晋康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63.5
字 数	1200 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2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套 价	96.00 元
书 号	ISBN 7-5364-5671-9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王晋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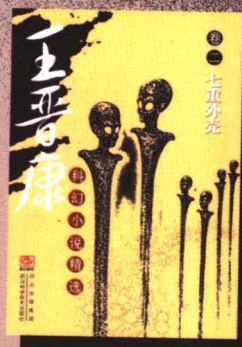
王晋康，河南南阳石油机械厂工程师。自1993年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亚当回归》至今，已经发表和出版科幻小说数十篇（部），七次荣获中国科幻大奖“银河奖”，是最受读者欢迎的科幻作家之一。

王晋康的人生有着文革一代人共同的曲折，因而其作品蕴涵着丰富的生活感悟，苍凉而凝重。十余年来，他一直以自己独有的优势，构筑着中国科幻的根基。

王晋康

科幻小说精选

中国科幻文学奠基人
中国科幻文学第一人
中国科幻文学领军人





南阳二机石油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RG PETRO-MACHINERY (GROUP) CO., LTD.

杨汉之 0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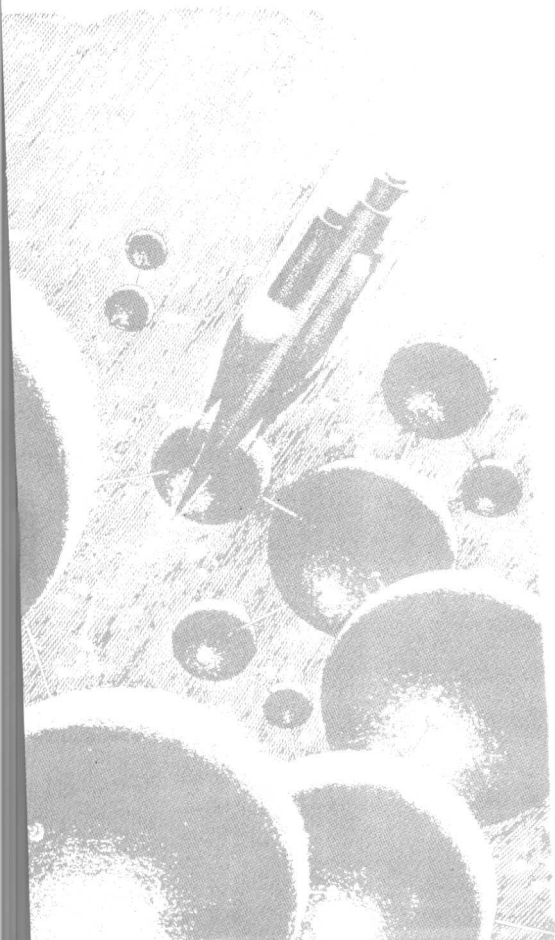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生死平衡

楔子一	1
楔子二	3
一. 新月行动	4
二. 江湖医生	10
三. 萨拉米的电话	17
四. 初逢女神	20
五. 拜倒在石榴树下	30
六. 肉弹	34
七. 体面撤退	39
八. 天降祥瑞	41
九. 死神之吻	46
十. 返回沙漠之国	53
十一. 追忆医界狂人	58
十二. 上苍的恩赐	62
十三. 邻人不邀自来	66
十四. 精确注射	71
十五. 死神的翅膀	75
十六. 奇妙的婚礼	86
尾 声	97



CONTENTS

转生的巨人

1. 三则新闻……………99
2. 人的嫁接……………107
3. 早慧的婴儿……………110
4. 剧 变……………118
5. 周岁悲欢……………123

癌 人

- 上 篇……………135
- 下 篇…………… 322

生死平衡

楔子一

1977年夏天，世界卫生组织干事、德国人冯·豪塞特先生风尘仆仆地越过吉布堤边界，来到索马里北部的一个偏远乡村，找到了一位名叫阿里·毛马林的青年男子。这位黑人男子没有穿上衣，因为营养不良腹部膨胀凸出，满脸尽是天花留下的瘢痕。豪塞特知道这个地区十分贫穷落后，当天花免疫法在大半个世界都广泛普及时，这儿仍沿用古老的吹粉法防治可怕的天花——即把天花病人的干痂皮研成粉末，吹进健康人的鼻孔中。但是这种方法非常不安全，阿里·毛马林只是由于他的身体极其强健，才战胜了天花病毒，免于一死。

豪塞特先生为毛马林拍照时，他傻呵呵地笑着，丝毫不知道这是在记录历史，这使无比激动的豪塞特先生觉得十分遗憾。他请翻译告诉那位黑人，这张照片将使他名垂青史。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由天花病毒致病，死亡率曾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它至少在地球上肆虐了两千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的木乃伊上就发现了天花瘢痕。英国史学家马考莱曾称它是“死神的忠实帮凶”。从免疫之父琴纳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算起，人类经过两百来年的努力，终于消灭了天花。而阿里·毛马林先生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位天花病人，无意中成了人类两千年进步的见证。

索马里语翻译努力把德国人的冗长谈话进行了如实翻译，他不知道那位鲁钝的黑人听懂了多少。豪塞特先生又遗憾地说，可惜他来晚了，否则他一定要为最后的天花病毒取一份样本，保存到日内瓦的病毒基因库中。

那位黑人显然听懂了后面的话，叽里呱拉说了一通。翻译迷惑地翻译着：“他说你们的人已来过一次，把他身上的脓疱刮了一些带走了，说要存在什么库中，还付了他五十美元呢，真是慷慨的先生。”

豪塞特很奇怪，据他所知，世界卫生组织从没发表过任何关于采访毛马林并保存病毒样本的报道。他请翻译再次确认，翻译经过长时间盘问后说：“没错，他说的意思就是这样。”

“那么问问他，是什么样的人，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

翻译盘问后又告诉豪塞特：“他说是一个月前来的，是三个白人，穿着西服，都很瘦，窄长脸，鹰钩鼻。其他情况他一概不清楚。”

豪塞特虽然很遗憾，但他知道无法从毛马林嘴里掏出更多的情况了，便也付了他五十美元就告辞了。毛马林对自己得到又一笔意外之财十分惊喜，笑得合不拢嘴；村民们见了也都欣羡不已，很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得上天花。

归途中，豪塞特同翻译还在谈这件事，前排座中正在同坏路搏斗的司机忽然插话，说那三个人他可能见过。一个月前他跑这条路时，见一辆车停在途中，有三个白人在车前面向东北做礼拜，还非常认真地拍打身上的尘土。因这个司机常与伊斯兰教徒在一起，知道这是穆斯林礼拜中的“土净”仪式，而那三人长相也是典型的阿拉伯人特征。所以，那三个白人很可能是阿拉伯人。

冯·豪塞特回到日内瓦后，曾向一些阿拉伯同行询问过此事，但没有一个人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早在几年前就已提取了天花样

本，分做三份保存在瑞士、美国等地，所以毛马林的天花病毒保存与否只有历史的意义而无科学意义。时间长了，豪塞特先生也淡忘了它。

楔子二

2031年2月10日，中国的《科技日报》第七版上刊发了一篇短文：

漫话彗星

……太阳系的彗星总数估计在一亿以上，已经发现及命名的有一千六百多个，这个名单上今年又增加了一位新成员。

今年元月份，中国紫金山天文台、美国帕洛马天文台及智利拉斯坎帕纳斯天文台几乎同时发现了一颗新彗星。它的绕日轨道离心率很大，公转周期长达一千一百九十年。它上一次进入人类视野的时刻，大约是中国唐朝安史之乱期间。

彗星历来被视为不祥之兆，在中国的传说中，彗星主凶，主刀兵灾疫。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些迷信已经没有市场了。但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定律之一。古代中国的“天人感应”思想经过去芜取精，又成了二十一世纪科学家认识世界的利器。随着科学视野的开拓，人们认识到地球绝不是孤立于宇宙之外的，恰恰相反，各种天体变化常常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类的进程。某些科学假说认为，正是饱含固态水的彗星对地球无数次的轰击，才使早期地球集聚了大量的水；正是彗星中简单的碳氢化合物才引起了地球的生命进化；即使在今天，彗星仍在影响着地球的生态环境。一些科学家相信，彗星中很可能含有类似病毒的低级生命，它们处于休眠状态，能

够抵御宇宙射线的杀伤，一旦进入地球大气环境就会复苏，造成全球性的灾疫。不过，这种假说尚无实证。

这颗新彗星将在今年10月11日至12日掠过地球，近地点约为一百五十万公里，不会出现彗星撞击事件。届时，该彗星的最佳观察点大约在西亚一带。

非常可惜的是，这篇千字短文很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也无人能料到它会和一场世界性的灾难相联系。

一. 新月行动

清晨，西亚C国首相官邸。阿卜拉·肖卡德首相很早就起床了，他做完小净，仆人铺好礼拜垫，他照例虔诚地行了晨礼。先是站、念，然后叩头，鼻尖和额头俯伏在地，然后盘脚坐下，两手平伸，手背向下：“我以赞颂人类敬爱的领袖开始祷告……”

肖卡德在非伊斯兰世界几乎度过了半生。从十五岁起，父亲就送他到英国，在剑桥大学就读。进入政界后，他担任过驻美大使、驻华大使……他被公认为是具有现代思维、手段灵活的干臣，但这丝毫未影响他对宗教的虔诚。

他站起身时念了台斯迷：“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结束晨礼后，他草草进了早餐。秘书哈米勒先生适时地进来说：“阁下，情报部的吉瓦德先生已经来了。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大使将在八点半至十二点依次约见。”

“好，让吉瓦德进来吧。”

身材粗壮的吉瓦德从皮包里掏出一些资料，平铺在首相桌上，他简要地综述了一个月来有关L国的情报：“八月初，美国

大使施米特先生转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绝密情报，我们的邻邦L国将在十月中旬对我国采取‘新月行动’，很可能是不宣而战。稍后，以色列、埃及情报部门也有同样的警告。随后，我们立即集中力量对邻邦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动向。”

看来吉瓦德对这个结果还有些困惑。接着，他详细报告了L国国内最近的一桩大事件：“9月12号，L国总统加米勒·萨拉米在国立神学院发表公开讲话，重弹‘阿拉伯必须统一’的老调。首相先生，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邻邦常常孵出一些政治怪胎，是不是先知穆罕默德对魔瓶的封印失效了？这个萨拉米是十分善于蛊惑人心的，L国民众对这位致力于阿拉伯统一的现代先知，崇拜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听情报人员讲，神学院的学生们听他讲演后个个如痴如狂，争着去亲吻他的鞋子。”吉瓦德愈发显得忧心忡忡，“9月20号，L国全国接种汉塔病毒疫苗，萨拉米总统亲自到工业区为孩子们接种。你知道，汉塔病毒是1996年在阿根廷首次发现的，由于它的特殊变异性，迄今没有研制出它的免疫疫苗。L国首都在三个月前发现了八例病人，随即他们就宣布疫苗研制成功。我们认为这恐怕是心理战，是为了避免旅游业滑坡的手段，当然也不排除萨拉米想以此收买人心。”

首相皱着眉头问：“你怀疑汉塔疫苗是假的？”

“完全可能是葡萄糖或生理盐水，萨拉米这个狂人是什么事情都敢干的。”

秘书在旁插了一句：“应该叫情报人员搞到一点疫苗，送回来鉴定。”

吉瓦德苦笑道：“我们已经想到了，但没有搞到。L国对汉塔疫苗的防卫措施极其严密，实在是一件怪事！这更说明里面

肯定有鬼。”

首相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先回去吧，美国大使马上就要来了。”

施米特大使乘坐一辆克莱斯勒电动汽车来到首相官邸。在C国，锂离子汽车电池的充电服务还很不完善，网点不够齐全，常常给他惹出一些麻烦。以前那辆漂亮的奔驰汽车是多么令人怀念！但在世界石油即将枯竭的时代，美国政府已严令各政府机关必须使用电动汽车，他只得服从命令，至少在公务活动中如此。

首相已在门口迎候。首相身材瘦小，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笑容和蔼，一双眼睛十分锐利。

两人进屋坐定后，首相微笑着说：“谢谢大使阁下转送来的情报。当灾难即将降临时，我们除了祈求真主保佑外，还希望国际大家庭主持正义。请问，关于L国的‘新月行动’，你们还有什么新的情报吗？”

“暂时还没有。KH23型间谍卫星尚未发现军队调动的迹象，但我想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阁下知道，萨拉米总统执政十八年来，一直掠夺性地开采国内油藏，并以这些石油美元狂热地扩充军备，现在军队的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前十名，不排除他们还在生产生化武器。如果他们想占领无险可守的贵国的话，只需短短几天的动员时间。”

首相的嘴角浮出一丝嘲讽，他想施米特大使肯定知道，L国军队的装备有五分之二来自美国的休斯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当然，这些话他是不会说出口的。稍顿，他恳切地说：“我们十分信赖贵国的友谊。希望贵国这次能及早干预，不要让侵略者的铁蹄踏上我国领土，造成惨重损失。”

施米特大使苦笑道：“我们会尽力的。贵国是全世界仅有的

盛产石油国，我们当然知道贵国的安全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但是，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坦率地说，美国已无力组织这次国际范围的干预了，请你找那几位气势逼人的亚洲邻居吧。”他的话中多少含有几分醋意。

首相微笑道：“谢谢你的建议。但鉴于我们与贵国的特殊关系，仍望贵国能积极参与。”

“这一点请放心。”

当那辆克莱斯勒电动汽车开走后，一辆豪华的红旗Ⅲ型汽车很快填补了它的位置。从上个世纪末直到目前，红旗牌汽车一直受到汽车收藏家的青睐。开始是因为它的政治纪念意义，后来则是因为它的悲壮——这种技术上已臻完美的汽车生不逢时，注定只能成为石油工业的殉葬品。

南怀仁大使从车上走下来，他穿着做工考究的藏青色西服，领带打得一丝不苟，风度优雅不凡。首相在驻华期间已经与南怀仁相熟，所以两人很快切入正题。南大使恳切地说：“请首相放心，中国与中东各国都有良好的关系，但是，一旦某个国家竟然敢明目张胆地践踏国际法，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的。虽然我们不会参加俄罗斯、美国、韩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即将在贵国海域举行的显示国际威慑力量的联合军事演习，但我国政府已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向贵国的那个邻邦进行劝告，晓之以利害关系。想来，他们不会无视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吧。”

“十分感谢贵国的决定。”

“不过，”大使迟疑了一下，“作为首相多年的朋友，我想以私人身份提供一点看法。据我分析，‘新月行动’的情报属于那种‘过于真实’的情报。几个国家的情报人员几乎同时截获到了这个机密，但各国的侦察卫星迄今却并未发现有军队集结的实际迹象，两者反差太大，这不太正常。”

在此之前，首相从未怀疑过这个情报的准确性，这时他不得不有些吃惊：“你怀疑它是假情报？”

“目前言之过早。如果是假的，L国抛出它是为了什么？施放烟幕，吸引国际舆论的注意，掩护其他行动？不好解释。但那位‘领袖’的思维方式是异于常人的，我们也不能以常理来猜度。”大使笑着结束了谈话，“不管怎么说，请阁下相信我们的承诺。”

首相瞄了一眼立式挂钟，离日本大使的约见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他笑着向南大使欠过身，说：“让我们把政治抛开，谈一点私人话题吧。我在中国任大使期间，感受最深的你知道是什么？是对贵国及中华民族的羡慕，简直可以说是嫉妒。你们有两笔最丰厚的历史遗产：广阔的国土和一个吃苦耐劳、人数众多、向心力极强的民族。所以，即使在鸦片战争那种最困难的时期，你们也仍有复兴的希望。可我们国家呢？只有二百万人口，而且一半以上是国外侨民，那不到一半的本土人民是躺在石油美元上长大的，是吮着政府福利政策的奶嘴成人的，他们早已失去了锐气。这一切注定我们只能依靠大国的善心。”

南怀仁从这段坦率的谈话中听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隐痛，他劝慰道：“首相阁下是一位极具远见的政治家。二十年前，你刚开始执政时，就不顾几乎是全国的反对，断然削减百分之七十的石油产量，用艰苦生活磨炼了国人的意志，也奠定了贵国在今日石油市场上的绝对优势。我十分佩服首相的远见卓识和果敢坚毅。”

首相摇摇头：“积重难返哪。如今，甚至连我费尽心机抢救下来的这笔石油财富，也可能变成灾祸之由，那句中国成语怎么说的？怀璧有罪？”

“匹夫无罪，怀璧有罪。”

“对，在那位邻居的眼里，我们蕴藏丰富的油田是他日夜垂涎的肥肉。”稍停，他转过了话题，说，“还得向贵国致谢呢，一个中国医生治好了我儿子的痼疾。”

“是吗？”

“我的小儿子法赫米，生下来就属过敏体质，十五岁时一场重感冒使他对几乎所有东西都过敏，只好终年生活在玻璃面罩内。那是一个精致的囚笼，对一个活泼好动的年轻人来说，实在太残酷了！我带着他走遍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著名医院，像德国的汉堡大学医学部，美国的国立变态反应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马里兰大学人类病毒和免疫研究所，哈佛医学院，东京医科大学……医生们都无能为力。但一个月前，真主赐给我一位中国青年医生，他用神奇的药膏和针剂治好了我儿子的怪病。”

南大使不禁感到赧然，他知道法赫米的病情，也向他介绍过中国医生，但这名青年医生的到来他竟然丝毫不知情。他小心地问：“这位青年医生是……”

“他是来海湾旅游的，名字叫皇甫林，听说是贵国著名的平衡医学学派皇甫右山先生的传人。”

南怀仁暗暗吃惊，他对国内情况算不上孤陋寡闻，但从未听说过什么平衡学派。莫非这是什么江湖医生？他不免有些后怕，万一这位医生把聋子治成哑巴，在外交上必然会引起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略为思忖，他想最好不要说破自己的担心，遂笑着问：“令郎已经痊愈了吗？”

“彻底痊愈了。一个月前他还不能出门，即使出门也要带上手套和呼吸净化器；现在他每天同皇甫林在海滨尽情游玩，就像遇赦的囚犯。他简直乐疯了！”

首相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大使也很高兴能有这样圆满的